

从现代背景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

〔美〕桑德拉·罗森塔尔著

版社

从现代背景看 美国古典实用主义

〔美〕桑德拉·罗森塔尔著



开明出版社

86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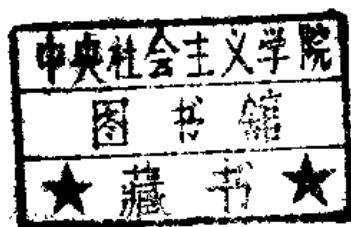
B087
11

DF86/18

从现代背景看 美国古典实用主义

〔美〕桑德拉·罗森塔尔 著

陈 维 纲 译



开 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104号

从现代背景看
美国古典实用主义

[美]桑德拉·罗森塔尔著

开明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

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00千 插页4

1992年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077-475-X/G·114 定价 3.15 元

作者前言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应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陈启伟教授的邀请到该所举办有关实用主义的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逗留期间，我先后作了六次演讲，这些演讲的内容构成了本书的基础。

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共有五位代表人物，他们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路易斯(C. I. Lewis)和米德(G. H. Mead)。按常理，最恰当的安排应该是先在首次演讲中概述一下实用主义哲学运动的全貌，然后在其余的五次演讲里依次介绍和分析这五位实用主义思想家。不过，我没有采取这种做法。这主要是基于下列两点考虑。

首先，虽然美国古典实用主义标志着美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虽然它兴起于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且它的五位代表人物各有其独特的学说，但实用主义运动在整体上却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统一的哲学立场。尽管这一立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思想家所制定的，但它的深远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任何历史时期的限制。我举办这次系列讲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哲学史方面的兴趣，而是为了认真把握实用主义立场本身。在我看来，实用主义乃是一

种生机勃勃、方兴未艾的哲学运动，它尚处在成形期，而且，它是唯一一种能卓有成效地解决当代美国哲学所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的哲学。这就把我们引导到第二点考虑上。

人们已做出不少努力来探讨实用主义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表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各自拥有不同的哲学观。相反应该说，他们有着相同的哲学构架，区别仅在于他们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这种共同构架和共同动机决定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共同特点，而实用主义哲学家在侧重点上的差异不过说明了他们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体现这一共同特点。由于存在这一共同核心，这位或那位实用主义思想家在某些问题上所详加阐发的观点便往往不过是挑明了隐含在其他实用主义者的表述中的类似看法。所以，本书无意于罗列实用主义哲学家之间的琐细区别和冲突，而致力于探究隐藏在这些差别后面的共同核心，由此而创造性地综合出实用主义哲学的统一特征。换句话说，我感兴趣的是把握实用主义哲学的普遍构架，以便弄清楚这种哲学立场对于当前的一些重大哲学问题提供了什么新的解决办法。

本书的第一章考察了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今美国哲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章中，我指出实用主义的核心主张及其深远的哲学含义，并分析它与当代哲学中其他两种主要的哲学思潮——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之间的关系。实用主义乃是当今美国哲学中一种充满活力的哲学运动，为了正确理解它的独特立场，我们需要把它与

以W·V·O蒯因和R·罗蒂为代表的所谓“新实用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后者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立场。新实用主义隶属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它的确采纳了古典实用主义的某些主张,但由于它与实用主义在立场上的根本区别,它歪曲了实用主义的独特哲学观并抹煞了后者深邃的哲学意蕴。

科学方法在实用主义哲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在第二章中,我通过对科学方法之基本特征的分析来说明这些特征是如何与实用主义的许多核心主张相关联的;我还指出两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如何导致了一系列对实用主义理论的误解和歪曲。

社会问题构成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主题。第三章旨在表明实用主义为解决价值问题奠定了可靠基础。实用主义拒斥所有的传统价值哲学,它为我们指出了如何在肯定传统价值观并尊重价值之连续性的情况下,根据理性思考和对人类存在境况的关注来重建价值。在第四章中,我讨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我指出个人乃是社会性与个性的统一,并将强调这种统一性对于重建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章中,我还分析了教育过程的性质及其重要性。

剩下的二章用来探讨更为抽象的理论问题,即认识论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第五章旨在考察实用主义的意义观及经验观,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意义源于经验且由经验予以证实。这种对经验及意义的理解与传统经验论迥然有别,

它使实用主义得以避免陷入传统经验论的困境。在第六章中，我探讨实用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深入研究，指出实用主义形而上学并不意味着向传统形而上学的回归，相反，它标志着一种新颖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出现，这种新形而上学从实在与人类存在境况之间的复杂关联来探究实在的丰富内容。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实用主义形而上学与前述的实用主义基本特征之间的统一性。

对我个人来说，北京大学之行既意味着学术收获也意味着一次难得的、令人怀念的人生经历，而这一切是与许多中国友人所提供的帮助分不开的。首先，我想向参加这次系列讲座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及哲学系的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在讲座期间所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使我获益匪浅。其次，我也想趁此机会向陈启伟教授的亲人、朋友和同事表示最诚挚的谢忱，他们对我和我丈夫的热情款待令我们难以忘怀。在此，我还想向汤晨溪先生表示感谢，在他热情的陪同下，我和我丈夫有幸在“自由支配时间”领略了北京的悠久历史传统和美妙的景色。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要提出本次系列讲座的成功有赖于陈启伟教授的精心安排以及陈维纲先生出色的翻译工作。本书也包含着我这两位挚友的心血。这令我甚感欣慰。

桑德拉·B·罗森塔尔

1989年4月于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

目 录

作者前言.....(1)

第 一 讲 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
哲学中的地位.....(1)

第 二 讲 实用主义的科学中心观.....(26)

第 三 讲 实用主义价值观.....(51)

第 四 讲 社会与个人：实用主义的综合.....(78)

第 五 讲 意义与经验.....(102)

第 六 讲 从时间经验到过程形而上学：
实用主义的道路.....(131)

读后的话陈启伟(156)

第一讲 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 美国哲学中的地位

——它与存在论现象学及
分析哲学运动的关系

在本讲中，我将指出实用主义的某些基本主张以及这些主张对于当今美国哲学的意义，由此而确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所应具有的地位。不过，我希望首先简要说明一下我在今天以及今后几讲中关于美国古典实用主义要谈些什么。

在这一系列讲演中，实用主义一语总是指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即指的是包括C·皮尔士、W·詹姆斯、W·杜威、G·H·米德及C·I·路易斯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哲学运动。当这个词用于指此范围之外的其他哲学思潮时，我会特别指出来。因此，不管我是使用“美国古典实用主义”还是“实用主义”这样的术语，其所指的总是这一哲学运动和这些哲学家。

从历史上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是与美国的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密切相关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皮尔士与詹姆斯等人创建了剑桥“形而上学俱乐部”，这标志着美国实用

主义运动的开端。该运动一直延续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随着杜威和路易斯的先后逝世而告终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本世纪六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可以称作是美国实用主义的黄金时代，或者说古典时代。事实上，它也是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或古典时代。不过，在这几次讲演中，我并不打算从历史角度来探讨古典实用主义，并不想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相反，我将把它看作是当代哲学领域内的一种重要思潮，它能够处理当今美国哲学所关注的许多核心问题。

实用主义是一种富有活力的当代哲学，但人们却时常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相反把它看作是一种曾发挥过其作用但目前业已过时的历史运动。事实上，它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种不断被曲解的过程。我将简要追溯一下这一过程，以便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古典实用主义会在当今美国哲学界中复兴，而且，为什么它只是在最近这段时期才得到了复兴。很久以来，就有人努力想阐明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到底有何哲学意义。这项工作为时漫长且被弄得极其复杂。毫无疑问，实用主义乃是最典型的美国哲学运动，然而，正是它浓厚的美国色彩造就了它的悲剧，使它在许多哲学团体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实用主义哲学通常是用美国人那种典型地讲究实际的语言来表达的，而这种语言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实用主义所关注的依然是那些由来已久的基本哲学问题，使他们看不到这种哲学思潮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所提出的深刻洞见。造成人们漠视实用主义哲

学的系统贡献的原因还在于如下事实：对于实用主义的思想来源是什么或其主要学说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它的创始人也好，它的批评者也好，都从未能取得过一致的看法。这样，似乎压根儿就不存在某种统一的“实用主义”，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各式各样的实用主义杂烩，它们各有其理论和主张。更糟糕的是，人们一方面主张实用主义者拥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理论，但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理论所探讨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在他们看来，实用主义哲学家只关心意义、真理之类的问题；至于这些哲学家所讨论的其他问题，他们不是认为其与实用主义无关，就是认为与实用主义观点相矛盾。这样，由于人们无法认清实用主义的独特意义与其重要贡献，对它的兴趣便日趋淡薄，实用主义哲学观被当作过时的东西而抛到了一边。

今天，实用主义重又时髦起来，事实上是太过时髦了。然而不幸的是，虽说它在当今美国哲学界中重又恢复了活力，历史的悲剧却再度重演，它所扮演的依然是过去人们所强加于它的哲学角色。不论是在实用主义运动消亡之前还是复活以后，不论它被冷落时还是走红时，它所扮演的总是这一角色。总的说来，这一角色可被如此加以描述：实用主义不过是由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念所凑成的大杂烩，不同哲学流派或哲学家都可以为了各自的（而且经常是相互冲突的）目的而从中抽取于己有利的片段肢节。例如，实用主义在历史上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意义理论，据说它主张意义只是生物习惯或生物反射。同时，实用主义真

理观被简单地归结为效用主义，即它主张有效的即是真理。根据这种理解，实用主义根本否认哲学研究有任何绝对的出发点：有人甚而由此推导出，实用主义不仅拒斥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它还完全排斥形而上学思辨。一些所谓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之所以对古典实用主义大感兴趣，其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对这一哲学运动抱有类似的误解。他们把实用主义的某些主张硬纳入自己的哲学倾向，而这种做法反过来更加深了哲学界对实用主义的普遍误解。此外，人们也的确在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发现了许多对人的丰富复杂的经验的独特分析。对于这些东西，一些人认为其是与实用主义理论相对立的，甚而是压倒了真正的实用主义主张；而存在论现象学家们却欣喜若狂地把这些分析从实用主义中抽取出来，在他们的眼中，实用主义理论本身无足轻重，倒是这些与其学说全然背离的经验分析才真正构成了古典实用主义大师们最富于洞见的思想。不仅如此，一些更具想象力的研究者在这些大师的著作中还找到了具有浓烈思辨色彩的形而上学洞见，他们对此产生了兴趣，并以为这样的洞见已远远超出了实用主义理论的狭隘范围。

实用主义的学说被不同的人按不同的目的而横加肢解，它的理论范围被人们胡乱地予以限制。我们可以在美国土地上的哲学历史中找到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要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美国土地上的哲学历史(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America)，它与美国的哲学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n philosophy)全然是两回事。我在上面提到了,实用主义的黄金时代或古典时代也就是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或古典时代。这是因为,在二次大战后,许多有创造性的哲学家都移居到了美国,他们带来了当时在法国和德国正兴盛一时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与此同时,有众多美国学生前往英国接受哲学教育,完成其研究生课程。这一切导致了美国哲学界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与日俱增的兴趣,同时也导致了英国分析哲学(这里的分析哲学是一泛称,它既包括发端于维也纳小组的逻辑经验主义,也包括语言分析及日常语言分析)在美国居于支配性地位。这样,人们对美国古典哲学的兴趣便事实上化为乌有,而就古典实用主义而论,伴随着对它的兴趣的丧失的则是对它的意义与要旨的误解,这一点我在前面业已指出了。古典实用主义者的著作大多已绝版,人们很难,有时候甚而是不可能得到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着手编纂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集,而读者们则对这些思想家的思路之开阔与研究范围之广博而深感惊讶。这种努力逐渐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美国政府开始提供基金来出版皮尔士、詹姆斯及杜威等人的更完整的著作集。与此同时,对这些思想家进行细致研究的二手文献也开始大量出现。在今天,古典实用主义已成为了美国哲学界中一支充满生机的力量,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十分肯定的是,诸如W.V.O. 蒯因, R 罗蒂和其他众多的“新实用主义者”之类的当代哲学家都深受了古

典实用主义的影响。不过，由于他们是从分析哲学传统(这一传统在美国哲学界中拥有压倒性优势，眼下其控制刚刚开始放松)出发来理解实用主义的；因之在他们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古典实用主义最具特色的东西。当然，新实用主义确有其创见，而这些创见与古典实用主义关系甚密，但是，其学说所依据的总构架却与实用主义特有的构架全然不同；在前者中所存在的哲学问题和可供抉择的哲学立场，在后者中却变成了荒谬的，不可理喻的东西。

其次，现象学哲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和古典实用主义者的某些观点之间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便断然宣称：古典实用主义学说里真正重要的乃是它对经验的现象学描述，而这样的描述早已超出了实用主义的范围。这样，许多现象学家开始关注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不过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实用主义理论中与现象学相关的部分绝非是某种超越于其理论之外的东西，它恰好构成了这种理论的核心。虽然在植根于分析哲学传统的所谓“新实用主义者”和对实用主义感兴趣的现象学家之间有天壤之别，可两者在有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把握不住实用主义的真谛。实用主义理论是不容同化或肢解的，否则它便丧失了任何意义。尽管如此，这两派人的的确确关注到并汲取了古典实用主义的某些观点和主张，就此而言，实用主义确对他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第三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就在最近，实用主义开始在当今美国哲学领域内发挥其独立作用，它依据其

独特的角度来处理几乎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对许多由来已久的典型问题提供极有独创性的解答。目前，人们重新对古典实用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意识到它能以一种独特、新颖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研究，探讨哲学问题（包括人生问题），而这一新途径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哲学意义。所有这一切均标志着它将成为未来的哲学。下面这个例子算是一剂小小的解毒药，它或许能预示未来的事态。不久以前，哈佛大学的一位著名分析哲学家就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作了一次极其精彩的讲演。大家知道，有关实在论的争论乃是当今分析哲学的焦点之一。这位哲学家雄辩有力地揭示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面临着不可解决的难题，在讲演结束时，听众中有位教授这样问他：“先生，你成功地驳倒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但如此一来还剩下什么呢？你所做的只是破坏性工作，你的建设性工作是什么呢？”哲学家的回答是：“我不能够回答你，但我将认真研读詹姆斯的著作。”

这一系列讲演旨在说明，实用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当代哲学，一种高度成熟而完备的哲学体系。在今后的几讲里，我将阐明这一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探讨它在处理特定哲学问题上的独到之处。此外，我还要指出实用主义本是一个统一的哲学运动，作为统一的运动，它有其共同特征和对待哲学问题的统一立场。我将在这种统一的构架之下来分别讨论皮尔士、詹姆斯、杜威、路易斯和米德各自的观点。很明显，在我所指出的那些统一的、共

同的特征和观点中，有一些为某一位实用主义大师所系统阐发过，而其他人则只是隐隐约约地表露出了这种倾向。但是，无论如何，正是这些相同的基本观点决定了他们的共同立场，决定了他们之为实用主义者。

当然，在这五位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大家之间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分歧，但这些差别决不意味着他们各自拥有相互冲突的学说，分歧只不过表明了他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总的观点，总的构架是完全一致的。许多人往往看到的只是实用主义大家之间的差别，并由此推导出他们的观点之间有着根本的对立、冲突。例如，他们认为詹姆斯奉行的是“激进个人主义”，而皮尔士、米德和杜威则强调人的社会性；又如，在他们看来，皮尔士主张真理是“发现到的”(finding)，杜威则认为真理是“随机的”(transforming)，而詹姆斯又以为真理乃是“造出来的”(making)；再有，这些人提出，路易斯与皮尔士的立足点是逻辑，詹姆斯是心理学，而杜威和米德则依赖于生物活动；此外他们还强调，詹姆斯与杜威侧重实践，而皮尔士却偏重于理论。最后，据说詹姆斯极为关注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而杜威、米德和皮尔士则奉行科学中心立场。的确，所有这些区别都肯定存在，可它们决不意味着这些哲学家拥有相互冲突的理论，相反，它们只是说明了他们在共同的哲学构架内有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关注中心。所以，我的讲演将集中讨论在实用主义大师的著作中所表现出的共同精神、共同观点，而不是他们之间的具体差别。在我看来，

只有在充分认清了实用主义的共同理论核心中所蕴含的哲学意义以后，我们才能认清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系统哲学观的真正价值何在，才能充分理解它在当今美国哲学领域内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它生机勃勃的力量。

在今天的讲演中，我将概述一下实用主义哲学中最核心的主张，并要澄清它与存在论现象学、分析哲学以及所谓的“新实用主义”（它是分析哲学揉合了实用主义某些学说而产生的）的关系。我将从中引申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时常被扯到一块，虽然它往往被归入英美哲学的名称之下，虽然从分析哲学传统中衍生出了一种实用主义分析，而且这一趋向最终导致了所谓“新实用主义”的出现，但实用主义与欧洲存在论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学说——之间的亲缘关系要远甚于它和分析哲学传统的关系。我在下面将列举出实用主义运动的十二个主要观点，并将讨论这些观点与存在论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关系。至于新实用主义，我至多只能稍带提及。在后面几讲中，我将对本讲所涉及的实用主义核心观点展开充分的分析和讨论。

1. 实用主义排斥近代哲学的二元主义，这不仅是指心、物二元对立，而且也指知觉与概念、现象与实在、经验与自然、思想与目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信仰、信念与行动等等绝大多数二元范畴。当然，实用主义哲学家也使用了这些哲学术语，但他们认为这些区别、对立只是思想的产物，它们并不代表不同的实体，不同层次的存在或不